

民間文学資料

第三十三集

(苗族《佳》、《說古唱今》)



貴州省民間文学工作組編印

前 言

本集又輯印苗族歌手龙喜傳唱的《佳》資料一分。這分資料與第六集印的《說古歌》內容基本相同，但比之更豐富、更完整。末尾，附印苗族歌手唐德海編唱的《說古唱今》資料一分，以供研究的參考。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于貴陽。

佳

麻江县曼洞村七十三岁老歌手尤喜傳唱

(一)

喜欢佳才来唱，
喜欢理才來說，
繼承佳象接梨树，
繼承理象接柿花；
繼承佳象扯青藤，
說唱理象拉木排。

汉人丢不了字，
苗家丢不了佳，
不丢气味才裹叫，
留气味才鳴；
野兽的气留在糶粑叶丛，
兔子的气留在草坡上，
埋了媽媽不理織布机，
埋了爸爸不埋佳。

媽媽丢下伞才有伞扛，
爸爸丢下刀才有刀挂；
穿象穿汉家的裙，
带象带汉家的刀，
象披带汉家的大长刀，
象披带坚固的甲冑。

揸着竹理片就明白，
揸着竹理片就如眼見，
亮象萤火虫，
明象太阳門，
有大肚子容得了話，
有大竹籃装得了菜，
喜欢佳的就得佳唱，
喜欢理的就得理說，
喜欢牛的就得牛守，
喜欢鼓的就得鼓打。

(二)

佳到哪里要結束季节；
理到哪里就开始年头；
有一株枇杷树，
有一株枇杷果，
冬天也开花，
七月也开花，
冬天开銀花，
七月开金花；
不知冬天冷，
不知春天暖，
不知种谷的季节，
不知砍柴的天气，

老人不知道去种谷，
小孩不知道去砍柴。

才来找汉人，
才来找汉族。

有一个閩利皇帝，
有一个記利国王，
才来開箱底的理，
才来开盒口的字，
才来找到犁的字，
才来找到耙的話，
园园的鼓才叫集地方，
大鼓才叫齐寨子，
来喊場集下面，
来喊大寨里头，
大的一件去就杀猪，
小的一件去就杀鸡，
去杀高脚錐甲的鸡，
去杀长牙的猪。
各人各去打耙耙，
各人各去舂米面，
就合在水龙的天，
就隔在水滩龙厰，
水里去試釘耙，
坡上去試鋤头，
渾水才进田里，
火种才到土头，
蕨菜才遮青山岭，
摘耳根菜才遮山冲，
蕨菜才盖枫木树根，

摘耳根才盖杉树脚。
就这样結束季节在那里，
就这样开年头在那里，
給雉鸡走的路在那里。

(三)

才来找佳讲，
才来找理說。
佳在那龙晶宫里，
理在龙的水晶宮中，
佳在太阳的心正中，
理在月亮的肚脐眼，
佳在那天边人家，
理在那地边鬼处，
大家都去不到，
我們老人也去不到，
只有山耗子才去找，
只有山耗子才去攏，
到了就砍断綫，
攏了就咬断索子，
去砍那根銀索，
又砍着那根佳索，
去砍那根鼓索，
又砍着那根理索，
佳就掉下来响嘭，
理就落下来响咋，
就橫在山岭上，
就掉在山坡上。
山岭抵挡不了，
山坡戴不住，

就来到无紡的屋里，
就落进无紡的房头，
无紡婆婆才說話，
无紡婆婆才講話：
“我家的房間很小，
我家的屋子沒有樓，
我家裝不了西的帽，
我家容不了西的帽，
我家裝不了佳，
我家容不了理。”

落进水竹子节的家，
来到竹子的家，
它家的房子多間，
它家的屋子多层，
里面的是銀园錢，
外面的是金箍箍，
太阳晒不开裂，
大风吹不开縫。

水竹是嘎两栽，
竹子是嘎对栽，
嘎两栽竹子順谷仓，
嘎对栽竹子挨房子，
簷水落下来养，
生长的叶子青幽幽。
不詎猪去到那里，
不詎猪去咬坏笋子。

落在田角角，

落在田坎上，
遮盖住田坎好吃飯，
遮盖住塘底好吃魚。
鬧起宝居妮的糾紛，
鬧起宝居散的糾紛，
鬧了糾紛不是空閒，
鬧了糾紛不就算了
要去找理竹片。

不知到何处去找江树理片？
不知到何处去找肖树理片？
嘎尙才去找，
嘎尙才去遇着；
嘎揚才去找，
嘎揚才去找到；
杏花姑娘共同找到，
木薑花姑娘共同找到，
萱草姑娘共同找，
葡萄叶姑娘共同找到；
黄公馬同找到，
花母馬同找到；
伤毫乃跟着找，
洛栋引跟着找，
半乎专跟着找；
遇佳在銀坑，
遇理在盐坑。

銀坑要銀八百兩，
盐坑要盐八百斤，
才用汉人的斧去砍根，

用鐮刀去割，
砍根根嘭嘭响，
割巔巔局局吭，
就抬来到家，
就扛来到屋。

就去找烏赤的母鷄，
就去找黃罐裝的酒，
拿生的來唱祭祖的詞，
拿熟的來祭祖人。

一根去攔水牛，
一根去攔黃牛，
一根拿來編巴籬，
一根拿來編飯盒，
一根拿刻還娘錢，
一根拿作姑媽頭銀，
還剩一根彎的，
彎的一根彎來銀子，
翹的一根翹來飲食，
用來做江樹理片，
用來做肖樹理塊。

鬧起寶居妮的糾紛，
鬧起寶居散的糾紛，
才來用江樹理片，
才來用肖樹理塊，
用作鋤頭手中拿，
用作薈刀手中握，
拿當粗砂磨壞鋤頭，

拿當細砂磨壞薈刀，
拿它作為渾水，
拿它作為常記的話。

外面一頭作一兩，
里面一頭作一兩，
用來給寨老把持，
用來作理老執掌，
作為霧吞露水，
作為霧掩山沖，
不送船底翻，
不給碓嘴歪，
船底不添漿，
碓嘴不加楔，
結束寶居妮的糾紛，
了結寶居散的案件。

(四)

一首過了一首接，
一首了了一首起，
匆匆的來到淙淙响的河水，
匆匆的來到渾濁的河水，
天上的一塊是鋼的，
地下的一塊是鐵的，
來粘粘纏纏的，
來粘粘纏纏相粘，
來拉拉扯扯的，
來拉拉扯扯相蓋，
才生下地下媽媽，
才養下地下爸爸，

妮才生下妮达，
才生下妮老人，
才生下嘎对公公。

公从东柱来，
婆从西柱来，
踩地成坪地，
戴帽成青天，
妞才生下妮达，
才生下汪年，
才生下腊娘，
养才生下养达，
才生下楼养公公；
包才生下包达，
才生下抱抱老人，
去住在钢的門閤，
去住在铁的房子，
遮一千个妇人的魂，
护佑一百个小孩的命。

嗨才生下嗨达，
才生下包嗨公公，
去住寨头的地方，
去住寨头的高处，
有一天他们成人，
有一天他们成对，
后日他们叫我去寨头，
做寨脚的铜箍箍，
做寨头的铁箍箍，
保佑一千个媳妇，

护佑一百个孩子。

辣才生下辣达，
才生下定辣公公，
才生下定散太太，
去住那刀年地方，
住在那刀抗山上；
代才生下代达，
才生下土地公公，
才养下土地公公，
后日它们变成人，
后日变成人类，
它们叫在岭上的山坳，
它们喊在山上的山坳，
叫在上面的門閤，
喊在下边的門閤，
做围寨脚的鋼鍊，
做围寨头的铁鍊，
保佑一千个妇女的命，
保佑一百个孩子的命。

衣生下衣达，
才生下荷菜公公，
才生下荷衣公公，
去到下游开田，
去到源头开塘，
住在下边熟米的地方，
住在上边好稻的地方。

兴生下兴达，

才生算准时刻的汉子，
才养推定时刻的汉子；
才生个订牛，
才生下规定年岁的汉子，
才生个定馱，
才生下规定季节的汉子；
才生下定称锤的汉子，
才生定制称杆的汉子，
才规定姑娘的名称，
才规定男子的名称。

凹生下凹达，
才生下那个恶水，
才生下那个雄逗，
才来制仓柱的鳥挤，
才来生背袋子的略也，
才生那果子的迷达，
才生那木薑子的豆果，
去生东方七个冲，
去生西方七个冲，
才生那七冲冲的鍋，
才生那七冲冲的鍋盖。

(五)

公公拄着銀棍子来，
婆婆拄着金棍子来，
来到枸皮河，
来喝枸皮水，
来生下榜天媽媽，
来到嘎酿河，

来喝嘎酿河，
才生下腊酿老人。

老公公扶着銀杖来，
老婆婆拄着金杖来，
来戮大岩洞生出水牛，
来戮小岩洞生出黄牛，
才来生出水牛和黄牛，
生出狗和猪，
生出鸡和鴨，
来生野猪泥猪，
来生野狗山羊，
来生猫头鷹和岩鷹，
来生山鷹和天鵝。

季季在凹因地方，
早早在长召地方，
来砍树吹叶子，
来割藤藤喝水，
来哭象斑鳩，
来哭象小山雉。

来到銀凹的房子，
来到金凹的房子，
指毛漩在牛的身上，
整理角紋在牛的头上，
四足有四漩，
四边有四漩。

来到黑水河，

到黑水河才洗头，
来到白水河，
到白水河才洗脸。

过了银凹的房子来，
过了金凹的房子来，
来到了河口，
来到了河沙滩，
大水从囊紡来，
大水从囊略来，
叫五只鸡去试水，
五只鸡不去试水，
睁着眼眼暗凝视；
叫五只鸭上岸，
五只鸭不愿上岸，
睁着鼓眼睛死盯。

拿鸡毛去淌，
鸡毛飘飘荡，
用鹅毛去试，
鹅毛荡荡飘，
心焦急如火燎，
象点油纵在心里。

丈夫携妻子，
父亲拉儿子，
黄牛骑着水牛，
狗拉着猪，
鸡由鸭抱着，
掌千鸟带着布谷鸟，
山鹰带着天鹅，

猫头鹰靠着团团雀，
相拉过黄河水来，
相扶过浑河水来，
过断足悬岩来，
过破头沟来。

(六)

来到了河口，
来到了河沙滩，
拿羊来相抵角，
拿羊来相斗角，
羊斗角不烂地坯，
羊打架不碎砂石。

牛喜欢铜鼓，
牛好爱皮鼓，
来安放角在牛头上，
来安放蹄在牛足上：
“你碰角不烂泥土，
我碰角就烂地坯，
你斗角不碎砂石，
我斗角才碎砂石。”

拿水牛来打架，
拿黄牛来抵角，
水牛打架烂地，
黄牛斗角碎石。

来我地方吃饭，
来我地方穿衣，

来到那瓜坪，
来到那麻地，
来吃瓜就完瓜，
来吃麻就了麻，
来哭象斑鳩，
来叫象鶴鷄。

(七)

走过了嘎草坪，
越过了弄地方，
来到了赤土岭，
来到了紅泥坡，
汪豆才来兴柳規，
腊揚才来定規章，
用三个簸箕起誓，
用九两銀子的猪来定盟言，
規定儿子要跟父亲，
后日要去配父亲的刀，
要拿父亲的砍牛刀，
他去他才发财，
他去才发子发孙。
誰去不記住父亲的刀，
誰去不記住老人的刀，
他去了他象竹子断节，
他去了他象树子断顛，
他去了象葫芦不长大，
他去了象果子不会熟。

規定成了父亲的古理，
規定成了儿子的古規章，

古理成在黃水河地方来，
古理成在渾水河地方来，
来到了紅土的山坡，
来到了赤土的山岭。

(八)

腊誦和腊宋，
腊穿和腊当，
来我們去鑄月亮，
鑄太阳挂在三山上；
来我們去鑄太阳，
鑄月亮挂在云天上。

泼金水在岩凹，
就成太阳的模型，
太阳的模型明亮亮；
倒銀水在岩凹，
就成月亮的样子，
月亮的样子亮晃晃。

別人鑄造慢慢試着做，
他們鑄造不会节省力气，
銀水从岩杯口流出来，
打着了无妮，
滾珠就成了星星，
銀花就成了雾气，
撒到天上去，
三千八万顆，
天下明明亮，
照年輕的走游地方，

照年老的甯街。

腊讲和腊宋，
腊穿和腊当，
他们去抬月亮，
扛太阳去云山。
肩上扛太阳，
一手拿钉子，
一手拿敲锤，
敲天上可可响，
天顶慢慢成住处，
拿太阳去钉，
太阳去住稳稳的。

腊讲和腊宋，
腊穿和腊当，
他们去抬月亮。
肩上扛月亮，
一手拿钉子，
一手拿槌子，
敲天顶嗒嗒响。
拿月亮去钉，
钉没有钉好，
一头垮下一头翘起，
才有二十九和初一。

现在年辰才是一个月亮，
那时候有七个月亮，
七个太阳在东方，
现在只是一个太阳，

那时候是七个太阳，
七个月亮从东方水边上来。

太阳出来烫脱了树皮，
晒溶了岩石，
烫死了洛利的小孩。
洛利的儿子好得很，
他气愤填胸膛，
他生气了就说话。
抬起满月似的弓，
用青麻来作弦，
弓满弓弦枯干。

一跳跳在科攏岭，
不是在科攏岭；
一跳跳在水浪里，
水波浪光闪闪。

一边身子躺在沙上，
一边身子去瞄准月亮，
对准着云山上的太阳。
太阳出来明晃晃，
一翻身就扣扳机，
弩把压在嘴边。

太阳还有一点气，
吐痰卡卡响，
落在潭水塘，
青苔井冷冰冰；
掉在青苔井，

渾水塘冰冰冷；
落在囊拓尙地方。

用一两銀子去补賠，
用一把谷子去賠償，
河水枯干了，
成了昏暗的日子，
昏暗了十七夜，
成了昏暗的心胸，
紊乱了十九天。

喂鸡弄錯了鸡群，
喂猪弄錯了猪只，
跟別的人上山，
挖田彼此弄錯鋤头，
睡覺弄錯床鋪和妻子，
跟別的人去了。

蜜蜂爰做生意，
蜜蜂才去跑生意，
去做木片木渣生意。
蜜蜂去遇着月亮，
遇着太阳在下游地方，
遇見火在燒坡上的树木。

蜜蜂才去遇着，
蜜蜂才去問，
“你在这里呀，月亮！
我們的心昏乱了，
昏沉了十七夜；

你在这里呀，太阳！
我們已紊乱一片，
昏沉了十九天。

太阳生了气，
太阳发牢騷：
“你們鑄成了又来打，
你們射落了又去造，
讓你們賞賞一点苦处，
你們受够苦了沒有？！”

蜜蜂去遇着，
蜜蜂回来才說：
“我去跑生意，
做些木屑生意，
我去遇着月亮，
遇着太阳在下游地方，
遇火在坡上树木上亮。”

叫母鵝去喊，
母鵝不愿去喊，
踩母鵝在地下，
拉鵝脖子一排长。
叫母鴨去喊，
母鴨不愿去喊，
踩母鴨在路上，
母鴨才成个扁嘴壳，
扁嘴壳真的薄。

野鸡吃的是蒿菜，

家鸡吃的是碎米，
野鸡拍翅在山林。
家鸡拍翅在鸡棚；
野鸡拍翅在屋顶，
家鸡拍翅在笼上。
鸡叫十七声，
太阳下来十七层；
鸡喊十七声，
太阳下来十七步。

太阳下坡来了，
点着九把油柴，
九把岩松树油火把，
一把在山坡，
一把在山冲，
亮遍了山坡和山冲，
亮遍了山岭和田坝。

太阳出来了我们上山干活，
月亮出来了我们在家纺织，
灵巧的妇女有三柜衣布，
勤快的汉子有三仓米，
儿子会做老人穿的好，
父亲勤快儿子吃的饱。

(九)

来到了赤土山岭，
来到了红土山坡，
我们来铸人呀，
我们来造人呀。

用枫木树来造，
用杉木树来制，
制也制不成，
造也造不就，
搁在红土山岭，
放在赤土山坡。
日后我们造成人，
日后我们铸就人，
用枫木树来起仓，
用杉木树来造屋。

把它搁在红土山岭，
把它放在红土山坡，
我们又用梨树造人，
我们又用柿树铸人。
铸也铸不成，
造也造不就，
搁它在红土山岭，
放在赤土山坡，
日后我们铸成人，
日后我们造成人，
用梨树根移栽，
用柿树枝嫁接。

用桃树来造人，
用李树来造人，
铸也铸不成，
造也造不就，
搁它在红土山岭，
放在赤土山坡，

日后我們鑄成人，
日后我們造成人，
挑花开在寨头，
杏花开在寨脚，
用花去誑媳妇，
用果去哄娃娃。

用銅水来造人，
用銅水来鑄人，
鑄也鑄不成，
造也造不就，
銅水响噹噹，
銅水鍍在鼓面，
上滿恩利鼓面；
鑄水响噹噹，
鑄水上在鋤头口，
上在鑿口上干活吃。

日后我們鑄成人，
日后我們造成人，
再拿来鑄园鼓，
再拿鼓来唱歌。

用銀水来造人，
用金水来鑄人，
造造真的成人了，
鑄鑄真的成人了，
銀儿子背硬，
金儿子硬身体，
七个人扶他才起，
七个人按他才睡，

杀鸡給它不吃，
煮蛋給它不用。
攔它在紅土坡，
放它在赤土岭，
日后我們造成人，
日后我們鑄成人，
拿来打項圈围繞頸子，
拿来鑄深凹的酒杯唱酒；
拿来打項圈給媳妇，
拿来打杯子哄小孩。

用稻子来造人，
用广菜来造人，
造造老实造成了，
鑄鑄老实鑄成了，
就用花背带来遮，
就用花被来盖，
遮就遮了三天，
盖就盖了三夜，
母亲拍拍手，
儿子眨眨眼，
杀鸡給他他会吃，
敲蛋給他他会喝，
取名叫刚倒，
叫做小剛儿。
日后长大来，
日后力气旺盛，
他的胳膊粗实，
他的身首壮大。

(十)

有个穿老人，
天天都不好过，
夜夜都不安然，
天天在发冷，
夜夜在发烧，
就对刚倒儿子說，
就对刚刚儿子講：
“我天天都不舒服，
我夜夜都不好过，
听说有个定辣公公，
听说有个定散老太，
他家有卦卜事，
他家有卦問事，
你去拔骨看看，
你去算命瞧瞧。”

那个刚倒儿子，
那个刚刚儿子，
来牵水牛去，
拿牛去拔骨問卦，
拿牛去抽筋問事。

牛才來說話，
牛才來講話：
“我是送礼的牛，
我是拉鋼犁的牛，
我是背鉄耙的牛，
干活出谷子你們起仓裝，

干活出粮食你們造桶打，
干活养你們的妻子，
干活养你們的儿女。
我不是拔骨問卦的牛，
我不是抽筋問事的牛。”

就把水牛攔下，
就把黃牛牽來，
拿來拔骨問卦，
拿來抽筋問事。

黃牛拿話來說，
黃牛拿話來告訴：
“我做头蓬牛毛，
我做送礼的黃牛，
我只会拖鋼犁，
我只会拖鉄耙，
做熟庄稼你們起仓裝，
做熟稻谷你們造桶打，
做活路來养你們妻室，
做庄稼來养你們子女，
不是拔骨問卦的牛，
不是抽筋問事的牛。”

就放下黃牛，
就去拉只猪，
拿猪來拔骨問卦，
拿猪來抽筋問事。

猪把話來說，

豬把話來講：

“我一天長一錢，
我一夜增一兩，
來替你們補貼漢人的債，
來替你們補償漢人的款，
我不是拔骨問卦的豬，
我不是抽筋問事的豬。”

就放下豬去，
就要只狗來，
拿狗來拔骨問卦，
拿狗來抽筋問事。

狗把話來說，
狗把話來講：

“我來是守你們的千倉米，
我來是守你們百挂柱的稻把，
不給倉底漏洞，
不計倉門挖通，
我不是拔骨問卦的狗，
我不是抽筋問事的狗。”

就放下那只狗，
就去拿一只鴨。
那鴨開口講，
那鴨開口說：

“我水邊背你們祭祖的錢，
我岸邊找你們祖宗的魂，
背你們一千個妻子的魂，
背你們一百個兒子的生命，

我不是拔骨問卦的，
我不是抽筋問事的。”

就放下那只鴨子，
去拿只鷄來，
拿鷄來拔骨問卦，
拿鷄來抽筋問事。

那鷄來說話，
那鷄來講話：

“同是一父生的孩子，
同是一母生的孩子，
同是跋山來的人，
同是涉水來的人，
坐在地下只有一拳高，
站在地下只有一卡高，
蹬地它不動，
拍手它不响，
九個也來推，
十個也來推，
給我水補力氣，
給我米補精神，
我帶布片去，
我抬布絲去，
我說內面不對就不對，
我說你不正就不正，
我說外面不正外面就輸，
我護內面內面就贏。”
真的給它水補力氣，
真的給它米補精神。

就是那刚倒儿子，
就是那刚刚儿子，
走过赤土岭去，
越过红土坡去，
过造人的地方下面去，
过造鬼地方上头去，
去到太阳地方的下面，
去到月亮地方的上头，
沿着银梯子去，
爬着金梯子去，
推开上层去，
推开下层去，
去到刀年山岭，
去到刀框山坡，
去到定辣老公公处，
去到定散老婆婆地方，
去告诉定辣老人，
去告诉定散老太。
“就是我那穿父亲，
天天不自在，
夜夜不舒服，
来找公公拔骨问卦看，
来找婆婆抽筋问卦瞧。”

他二人来拔骨问卦，
他二人来抽筋问卦，
不得一个团结的卦，
不得一个联结的卦，
不得绸缎的卦，
不得绸缎的课，

不得四足四齐的卦，
不得四方四印的卦，
只得抽腿的卦，
只得断柱的卦，
只得遮脸的卦，
只得盖面的卦，
只得一卦哭的，
只得一卦嚎的。

定辣公公告诉刚倒儿子，
才告诉刚刚儿子：

“你这个穿公公，
不得一个团结的卦，
不得一个联结的卦，
不得绸缎的卦，
不得绸缎的课，
不得四足四齐的卦，
不得四方四印的卦，
只得抽腿的卦，
只得断柱的卦，
只得遮脸的卦，
只得盖面的卦，
只得一卦哭的，
只得一卦嚎的，
猪日到狗时刻，
你的穿老人家，
瓜老了要脱藤子，
树老了要倒树桩，
他要死了埋在水里，
他要隐了葬在山头。”